

# 宝狐

60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每人民出版社



# 宝狐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60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⑥⑩

**出版发行：**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**印刷：**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**经销：**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*开本：**787×1092 毫米 1/32

**印张：**530

**字数：**8500 千

**版次：**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**印数：**1—3000

**书号：**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**定价：**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##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    | 38 连锁    |
| 2 地底奇人    | 39 愿望猴神 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 | 40 迷藏    |
| 4 妖火      | 41 天书    |
| 5 真菌之毁灭   | 42 玩具    |
| 6 蓝血人     | 43 寻梦    |
| 7 回归悲剧    | 44 后备    |
| 8 蜂云      | 45 第二种人  |
| 9 奇门      | 46 盗墓    |
| 10 透明光    | 47 搜灵   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   |
| 12 沉船     | 49 神仙    |
| 13 地心烘炉   | 50 追龙    |
| 14 地图     | 51 洞天    |
| 15 不死药    | 52 活俑    |
| 16 规律     | 53 犀照    |
| 17 支离人    | 54 命运    |
| 18 贝壳     | 55 异宝    |
| 19 仙境     | 56 天人    |
| 20 访客     | 57 迷路    |
| 21 蛊惑     | 58 血咒    |
| 22 狐变     | 59 海异    |
| 23 老猫     | 60 宝狐    |
| 24 尸变     | 61 灵椅    |
| 25 笔友     | 62 奇缘    |
| 26 大厦     | 63 精怪    |
| 27 古声     | 64 鬼钟    |
| 28 换头记    | 65 妖偶    |
| 29 原子空间   | 66 魔像    |
| 30 红月亮    | 67 亚洲之鹰  |
| 31 鬼子     | 68 异军    |
| 32 新年     | 69 心变    |
| 33 魔磁     | 70 通神    |
| 34 影子    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    | 72 泥沼火人  |
| 36 眼睛     | 73 鱼人    |
| 37 木炭     |          |

2AD30/59

## 夜盗灵枢 魂飞魄散

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叫“宝狐”。在讲故事之前，先说几句闲话，是十分“传统”的方式。“宝狐”可以说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！也可以说是一个慑人的恐怖故事，或者——一个荒诞的神怪故事，但是正确地说，它还是一个科学幻想故事。有很多对科学幻想的说法是相当可笑的，以为科学幻想小说之中的科学，必须是如今全体人类已经了解或半了解的，便是其中一种可笑的说法。人类对科学所知极少，进展前景，想象力稍差一点，都无法想得到，如今人类科学的理解度既然十分低微，有什么好幻想的？

科学幻想小说中，有如今科学不能解答，甚至连接触也不敢接触的想象，那才不负了幻想之名。

闲话说完了，正式的故事就快开始。



整个故事，十分复杂，经历的时间也极长。最早，应该回溯到中国抗日战争之前，一个青年人的极度奇怪的遭遇，但是那样平铺直叙，还是太沉闷，要从最紧张刺激的部分先说起，再回溯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务求一下就有石破天惊的效果，这是讲故事的法门之一。



于是，故事就在一个义庄之中开始。义庄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，需要有一番解释。或许有人说：不必解释，知道了，好，总有人不知道的，就解释得简单一点好了。

义庄，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一个大民族之中，有的穷，有的富，富有的拿出钱来办义庄，义庄之中包括学校、公田、祠堂等设施。在历史文献上，最早有记载的义庄是北宋范仲淹在苏州所置。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，义庄的内容，在渐渐缩窄，到了近代，几乎只以祠堂为主。而在城市之中，被称为义庄的场所，又另外有一个十分专门的用途：存放棺柩。

所以，可以简单地说：义庄是存放棺材的地方。当然，棺材不会是空的，棺材中都有尸体，大都是一时还未曾觅得好地安葬，或是死者客死他乡，家人准备运回本土去安葬，或是穷得无以为殓，只好暂时寄放在义庄之中，原因甚多，不必一一叙述。

既然是死人的“住所”，义庄自然阴森可怖，在阴森可怖的环境之中，就会发生种种可怖的事。但是，故事一开始，却一点也不阴森，还热闹得很，那是在宝氏义庄建筑物东边的一间小房间中，灯火通明，喧哗声震耳，酒气扑鼻，烟雾弥漫。

宝氏义庄当然是由姓宝的人创办的，有人姓宝吗？据说，那是一个旗人的姓氏。旗人就是满洲人，是清朝的统治者。他们本来的姓氏，全部很长，例如清朝皇帝，就姓“爱新觉罗”，到了后来，满人全部汉化了，嫌原来的姓氏太罗唆，就随意取其中一个字来作姓，所以中国人就多了很多怪姓，像姓酒的，姓玉的，姓生的等等，姓宝的也是其中之一。

宝氏义庄是由哪一个姓宝的人捐钱出来兴造的，已经

不可考了，建筑物已有好几十年历史，也没有立碑记述建造人的姓名来历，只是在建造义庄的同时，建造人在银行存了一笔钱，委托银行投资，规定每月拨出相当于三十块银元的钱，作为义庄的管理费用，雇了一个人来看守义庄。

这笔管理费到了现在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大约相等于一份普通中级职员的工资，这就是刘由担任义庄看守人的原因。最早的义庄看守人死了，刘由的伯父老刘顶上了看守的职位，老刘生了病，把这份职位给了不务正业的侄子刘由。

对刘由来说，这份职业实在再适合不过，虽然薪水不够他挥霍，但是也勉强可以生活，而且按月向银行支取，永无拖欠，再加上根本不要他做任何工作，义庄有上百口棺木，死人再多，也不会麻烦他，他需要的只是胆子大，而从小就务正业，当流氓的刘由，旁的的好处没有，胆子大倒是有的。

刘由上任不到一个月，就更发现了这份工作的好处，义庄的建筑相当大，而且，距离市区也不是太远，有好多间空房间，刘由很快就从公路上拉了电线过来，使其中的一间大房间有了电，然后，把它变成了和他差不多身份的流氓的一个“俱乐部”，赌钱、喝酒，甚至在旁边一个较小的房间中，弄了一张床来，给有需要的人使用。

那天晚上，聚在房间中赌钱的有七八个人，刘由的手气很差，输了又输，在他身后坐着的，是一个年纪很轻，可是浓妆艳抹得使人吃惊的女孩。

旁的人不必介绍了，这个女孩倒可以介绍一下，她的

名字没有人知道，外号叫“十三太保”，那是因为她十五岁那年，就主动约了十三个男孩子和她一起“玩”之后得来的外号。现在，她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号，叫“大众乐园”，那是一个不在乎得令人吃惊的，典型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大都市少女。

刘由在输光了所有的钱之后，气愤地站了起来，看了十三太保一眼，就拉住了她的手，向外走去。

十三太保被到这来的男性拉到隔壁的小房间去，这种事，实在太普通了，普通到根本没有人注意的地步。

到了隔壁的小房间中，刘由用力一推，十三太保习惯地在床上躺了下来，去解衣服扣子。所谓床，其实只是一张人家不要的床垫子。刘由在床垫边上坐了下来，一手放在十三太保的小腹上，一面望着墙发怔。

义庄由于是造来放棺木用的，所以除了那间刘由用来聚赌的房间之外，其余的房间，四四方方，根本没有窗子，墙壁全是一种相当大而厚的青砖砌成的，隔音效果相当好，隔壁聚赌者的喧闹声可以说完全听不见。刘由一面搓着十三太保的小腹，令得十三太保发出“伊伊唔唔”的叫声，一面望着墙，“呸”地向墙吐了一口口水，愤然道：“把棺材全都搬走，拆掉这些鬼屋子，这一大块地，可以用来造大厦，这要是全是我的，那就发大财了！”

十三太保扁了扁嘴：“少做梦了，小心死人不饶你！”

刘由用力捏了她一下，令得她一面叫着，一面坐了起来，刘由望着她七彩缤纷的脸：“十三太保，大财发不了，想不想发点小财？”

十三太保用十分疲倦的声音，回答道：“又介绍什么人给我？”

刘由“呸”地一声，转头望向门，这个念头，他转了不止一次了。

当他得到这份工作的第一天，或者说，当他的伯父吩咐他，做这份工作，应该注意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这个念头。

可是他一直没有实行过，因为实行起来，至少需要一个助手，他又不想让别人分肥，只有十三太保这种脑筋简单的少女，才可以随便他摆布，所以今天晚上，他那个念头，特别强烈。

他的伯父在把这份工作交给他的时候，还谆谆劝告他：“事情是没有什么的，一个星期，帮棺材扫扫尘，空下来的时候，好好自修。还有，正中间那门房，是上了锁的，我来的时候就已锁着，听说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太太，死了之后，寄柩在这里，后来不知怎么，就一直没有人来过，也没有人来上香，门也一直锁着，你不要为了好奇去打开它！”

刘由当时听了，心中就有异样的感觉：有钱人家的太太，多少总有点陪葬的东西吧，如果是很好的珠宝的话，那一定很值钱了！

刘由的伯父没有发现刘由在听这番话的时候，眼珠在骨碌碌地转动，一副不怀好意的神情。要是老刘不讲这番话，刘由根本不会注意哪一间房间是锁着门的，他才懒得每一间房都去看一看，全是陈年的旧棺材，有什么好看的！

可是他既然知道了那房间是上锁的，而且锁了不知道

多少年，里面又是一个“有钱人家的太太”，那就令他十分心动，要不是他对盗棺还多少有点顾忌的话，他早已采取行动了！

今晚上，输得他很惨，又喝多了一点酒，胆气也粗了不少，又有十三太保可以做帮手，所以他才陡然提了出来，盯着十三太保，他沉声道：“不是要你去陪人！”

十三太保撇了撇嘴：“我看你们没有人有胆去抢！”

刘由吞了一口口水，把十三太保已解开的衣襟合起来：“来，跟我来，说不定有许多珍珠宝贝，等着我们去拿，不止发小财，可以发大财！”十三太保疑惑地望着刘由，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，她迅速地扣上衫纽，看着刘由在房间角落的一只藤箱子中，取出一大串钥匙来，又提起了一个手电筒。

十三太保和刘由这群小流氓混得久了，知道刘由做过几个月的小偷，那一大串钥匙，就是他做小偷时用的，她立时又不屑地撇嘴：“我不和你去偷东西！”

刘由笑着：“放心，这不叫偷，叫拿！”

他拉着十三太保，出了那间房间，经过了一条走廊，从走廊一端的一扇门中，走到了天井之中。宝氏义庄的整个建筑，相当奇特，四面全是房间，中间一个大天井。向南的一列，正中是一个祠堂，有着不少神主牌位供着，早年可能还有香火，但现在，神主牌早已东倒西歪了。在祠堂左右，各是一列房间，那是存放灵柩用的，每一间房间都同样大小，整齐地排列起来，可以排十二具灵柩，最靠近祠堂的左首那一间，就是上了锁的。

天井中杂草丛生，容易生长的旱苇，长得几乎有人那么高，白色的芦花，在暗淡的月色下，泛出一种银白色的光辉来，看起来十分柔和，也十分凄凉。

十三太保来到天井，想起那些紧闭着的门后，全是一具一具的灵柩，不禁害怕起来，拉住了刘由的衣角，声音发着抖，问：“你……想干什么？”

刘由虽然胆子大，但是当他的衣角才一被十三太保拉住之际，他也吓了一跳，转过头来，本来就苍白的脸，在淡淡的月色下，看起来更像白得涂了一层粉一样。

刘由狼狈地瞪了十三太保一眼：“你干什么？人吓人，会吓死人的！”

十三太保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我害怕，你看……这里……好像随时会……有——”

她没有讲完，刘由一伸手，就按住了她的口：“你少胡说，你敢讲出这个字来，我打死你！”

十三太保吓得打了一下哆嗦，虽然是小流氓，但是发起狠劲来，她也受不了。看到刘由像是真生气了，她只好战战兢兢，跟在后面，每当有旱苇的叶子，掠过她的脸颊之际，她不敢尖叫，只是不住地倒抽凉气，刘由手中的手电筒在摇动，草影映在墙上，像是不知什么鬼怪在蠕动一样。

好不容易，总算到了祠堂左首那间房间的门前，刘由把电筒交给了十三太保：“拿着！”

十三太保哀求道：“是不是要叫大牛他们来帮忙？人多……总好一些！”

刘由骂道：“饭桶，人多，分得也多了，闭嘴！”

刘由装出一副胆大包天的样子来，但是他实在也很害怕。住在东厢那间大房间中，就算一个人睡，他也不怕，但是要撬开棺材，在死人的身上拾东西，却又是另一回事，所以他拿着钥匙的手，也不住在发抖，令得钥匙相碰，发出声响来。

他先就着电筒光看了看锁孔，心中就高兴了起来，那是一种旧式弹簧锁，很容易弄开的，太久没人来碰这柄锁了，圆形的铜锁圈上，长满了厚厚的铜锈。刘由试了几柄钥匙，终于找到了一柄，可以插进去，但是却转不动。

刘由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，十三太保紧紧地挨着他，令得他的行动很不方便，但是他发了几次力，想推开十三太保，她却死也不肯走开一步，刘由也看出，如果再去推她，她会尖叫起来。

刘由心中想，真倒霉，白天，经常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里，为什么不下手，却要拣在这样阴暗的半夜来行事！

他一面喃喃地骂着，一面用力扭动钥匙，并且同时把钥匙作少量的深、浅的移动，那是他当小偷的时候学来的开门手法。

突然之间，钥匙可以转动了，发出了“咔”的一声响，刘由向十三太保望了一眼，就着转动了的钥匙，用力向前一推，已将门推开了来，他拉住了十三太保的手腕，令她把电筒提高，向内照去。

当刘由就着电筒光芒向前看去之时，一时之间，他几乎以为自己到错了地方，房间中的情形十分怪，刘由根本

不知那是什么，要定了定神，才看得清，那是布幔，布幔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直到地上，团团围住了房间的中间，占据的空间十分大，几乎一进门，伸手就可以碰得到，布幔本来一定是白布的，但现在看来，却是一种极难看的灰色，还布满了白色的斑渍，和一丝一丝挂下来的、沾满了尘的蛛丝。

刘由又咕哝骂了一声，回头向缩在他身后的十三太保道：“看，这是一个有钱人太太在里面，一定有很多值钱珠宝陪着她，反正她已经没有用了，不如我们借来用用，懂吗？不用怕！”

十三太保的牙齿相叩不停，发出得得的声响来，刘由用手拨着布幔，布幔一动，一阵积尘落下来，落得他们两人一头一脸，忍不住呛咳起来，十三太保颤声道：“由哥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刘由一手遮住了头脸，一手又拨开了布幔道：“快进来！”

十三太保是被他硬拉进布幔去的。

在布幔圈住的那个空间中，一个十分精致的雕花红木架子上，放着一具棺木。

棺木上的积尘极厚，刘由伸手，在棺木上擦了一下，擦去了积尘，露出十分光亮的紫红色的木头来，刘由的喉间发出了“咯”的一声响，道：“真有钱，你看这棺材，是红木的！真不简单！”

他说着，把棺盖和棺身之间的尘，全都用手抹去，十三太保在这时，却发现在灵柩之旁，另外有一个架子，在

那架子上，像是放着一大幅镶镜子的照片，不过在玻璃上也全是积尘，根本看不到相片了。

到了布幔之中，电筒的光集中了，在感觉上亮了很多，而且布幔中也只有一具灵柩，并没有什么七孔流血的僵尸，连十三太保的胆子也大了不少。

她一时好奇，在刘由忙着检查如何才可以打开棺盖之际，她伸手在镜框的玻璃上，抹了一下。

一下子把积尘抹去了约莫二十公分宽的一条，十三太保就忍不住“啊”地一声，低叫了起来：“这女人……好美啊！”

刘由抬起头来，刚才也正对着镜框，他也呆了一呆。在积尘被抹去之后，实际上，还只是一个女人的半身像，能看到的部分，是相片上女人的半边脸。

就是那半边女人的脸，已足以令得十三太保和刘由这种无知到最低程度的人，也感到了这个女人的美丽！

刘由在自己的双手之中，连吐了几口口水，然后，起劲地在玻璃上抹着，把玻璃上的积尘全都抹去。

刘由是财迷心窍，到这里来是盗棺的，可是在一看到了那女人的相片之后，他却几乎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地了。当他把玻璃上的积尘全都抹去之后，他双眼睁得极大，像是死鱼的眼珠一样，张大着口，有一溜口水，正自他的嘴角流下来。

十三太保也盯着那相片，一只手不由自主地遮住了自己的脸，那是她在看到了相片中的女人之后，自己觉得自己像鬼怪一样，自惭形秽之后的自然举动。

相片因为日子太久，已经变成了一种淡淡的棕色，但那全然不要紧，相片上的那个女人，那种震人心弦，令得人连气也喘不过来的美丽，还是像一股巨大无比的压力一样，压向看到她的人的心头。

那女人的双眼，像是可以看透人的身子一样，明明是相片，但是看起来是那样灵动，微向上翘着的口唇，一看之下，就像是随时可以移动，有声音吐出来一样。

这个女人的年纪看来并不大，但却松松地挽了一个髻，有几丝柔发，飘在额头上，尖得恰到好处的下颏，加上笔挺的鼻子，左边脸颊上，还有一个浅浅的酒窝，一切配合得那样完美，那不是那种艳光逼人而来的美丽，而是自然的，柔和的，叫人一看便衷心会赞叹的美丽，有着真正美的亲切。

这种美丽，连刘由和十三太保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出来，他们在相片前呆立了很久，十三太保才低声道：“这女人……真是漂亮！”

刘由是粗俗低秽的小流氓，看见了美丽的女人，总不免要在口舌上轻薄几句，若是有机会，甚至还会进一步动手动脚，这时他也想发表一下自己对这个女人的意见，可是却连吞了两口口水，说不出什么来。十三太保又道：“这女人……就躺在棺材里？”

刘由叹了一口气：“少废话，看起来还得去找点工具，撬开棺材盖——”

他说着，后退了一步，做着手势，抬着棺盖，谁知道他伸手一抬，棺盖竟然应手被抬高了少许！刘由大吃一惊，

连忙缩手，棺盖又落了下来，发出了“砰”地一声响，刘由盯着棺材，不禁呆住了作声不得。

那样精致名贵的灵柩，棺盖竟然没有钉好，只是就这样盖着，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。刘由在那一霎间，感到遍体生寒，十三太保又拉住了他的衣角，在发着抖。刘由双腿也感到发颤，过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怪……怪事……好像等着我来……开棺一样！”

十三太保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怕，算了吧！”

刘由放大声音，那样可以令得他的胆子大一些：“就快发财了，你快把电筒提高一点！”

他搓了搓手，站到灵柩的一端，双手用力向上一抬，棺盖应手而起，十三太保提高了电筒，转过头去，不敢去看棺木中的死人，她只听得刘由先是发出一阵十分刺耳的声音，接着，又听得刘由在叫她：“你看……这……是真人？还是假人？”

刘由的声音之中，惊讶多于恐惧，这一点，十三太保倒可以听得出来的，所以她也大着胆子，向打开了的灵柩看去。一看之下，她也呆住了。

棺木之中，衬着雪白的缎子，在缎子之上，躺着一个女人，一看，就可以认出就是相片上的那一个，但是比相片看起来更动人，闭着眼，连长长的睫毛都在，仿佛那睫毛在微微颤动一样。

在她的身上，也覆着白色的缎子，可是双臂却在缎子之外，两只手交叉着，放在胸前，也不叫人感到可怕，只觉得美丽动人之极！

十三太保也呆住了，她只是说了一句：“谁……会把一个假人放在棺材里？”

刘由吞了一口口水：“说是已经好多年了，怎么还像是活的一样！”

她尖声一叫，刘由心中一惊，棺盖又相当重，在他双手一松之下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落了下来，落下来的时候，激起了一阵风令得围住棺木四周的布幔，一起扬了起来，积尘纷纷落了下来。

十三太保已抢先向外冲了出去，她奔得太急，未及撩开布幔，一下子撞在布幔上，把年久变脆的白布，扯下了一大幅来，扯下的布幔，恰好罩向随后奔出来的刘由头上，令刘由发出了一下惨叫声来。

当他们两人，终于连跌带爬，出了那间房间时，恰好一阵风起，把门吹得砰然关上。

他们两人在天井中，又爬了好几步，才一面发着抖，一面站了起来，刘由拉下了被他带出来的那幅白布，远远地抛了开去，喘着气，怒视着十三太保。十三太保发着抖，道：“要是人……死了好多年，还像活的一样，那……不是鬼是什么？”

刘由的喉间发出“咯”的一声响，一下子抓住了十三太保的手臂，厉声道：“不准乱说，刚才的事，只当是没发生过，要是我知道你对人说了，定把你活活打死！”

十三太保语带哭音，连声道：“知道了！知道了！”

刘由回头又向那扇门看了一眼，连吐了三口口水，才拉着十三太保，急急走了开去。当他们回到那小房间中，又